

麥格麗琪 (Millicent M. McClatchie)

1895-96年臺灣遊記解說

林欣宜*

一、書稿簡介

本文介紹一位英國女士蜜莉森·麥格麗琪(1867-1954)於1895年9月至1896年3月在淡水的記錄，現已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翻譯為中文。筆者先前對此部書稿做過些許研究，能藉此機會稍加介紹，一來能在紀念乙未120週年之際，與臺灣歷史同好分享這部新發現的歷史文獻，二來可以趁機補充後續的新發現，自然再樂意不過。¹

此書稿藏於香港歷史檔案館，如圖1所示，書稿的形式為打字稿，共四十章，每章用黃銅釘固定，每章首頁繪有插圖、書寫年份與地點，因其具有完整書稿形式，也在稿件中見到明顯校對痕跡，原來或許有出版之打算。全書共298頁，粗估約九萬字，而淡水的記錄為其中第四至十一章，共計八章，約五分之一。檔案館移交記錄提及，該書稿原由蜜莉森甥孫女保存，後來捐給香港政府倫敦辦公室，再送回香港歷史檔案館，但究竟書稿何時入藏、或之前的收藏歷史，並無清楚記載。

作者蜜莉森·麥格麗琪在1895年時以家眷身份，隨擔任英國領事的姐夫一家，先後派駐淡水與溫州兩地。內容描述她自英格蘭出發、乘船到中國，歷經四年，最後於1899年經由日本、加拿大回到家鄉的見聞。她將書稿命名為「*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中譯「走過萬種風情」)，顧名思義，描寫的是此行四年期間她在中國、日本及來往航程途中的冒險、經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此書稿的典藏記錄如下：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Hong Kong: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ca.1910), HKMS 127, D-S No. 1-1。筆者於2010年12月與2012年11月兩度前往調閱查看，要特別感謝檔案館工作人員協助解說、調閱與拍攝。筆者曾發表相關研究論文討論作者書稿中所記見聞與當時臺灣狀況，參見林欣宜，〈麥格麗琪 (Millicent M. McClatchie) 旅行遊記所見之1895年的臺灣〉，《漢學研究》32卷2期(2014.6，臺北)，頁83-118，以下內容凡來自拙文討論者，便不再贅引，敬請讀者自行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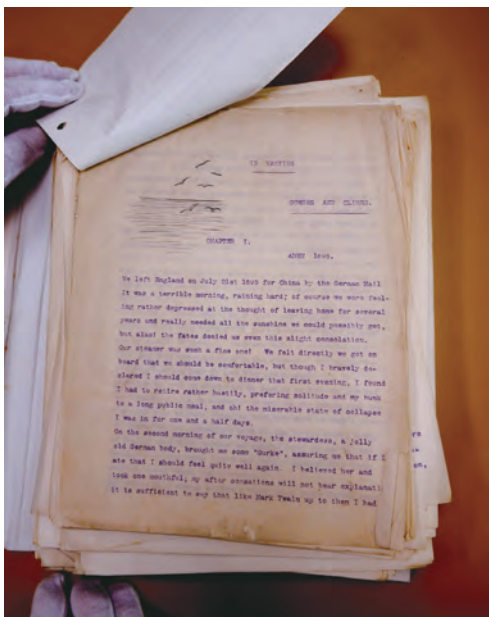


圖1 香港歷史檔案館人員協助拍攝手稿首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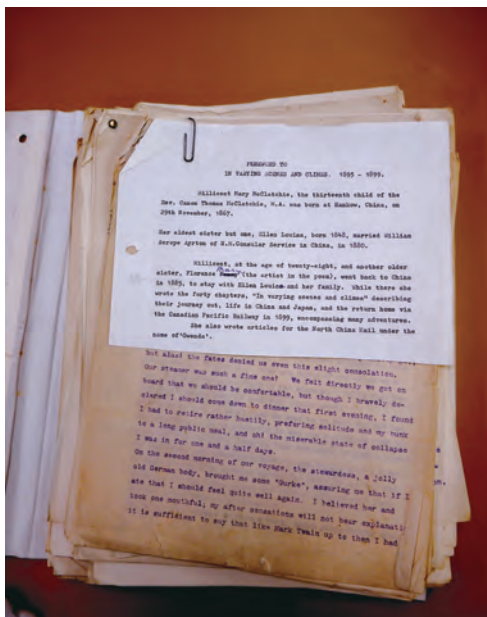


圖2 書稿上夾著卷宗說明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二、收藏來歷

幸運的是，筆者無意中發現，此書稿在2004年曾被英國中部一家拍賣行放上古董拍賣平臺，可用以推測這部書稿的收藏來歷。根據該網站的文物描述，書稿頁數共222頁，比起檔案館所藏書稿少了70餘頁，此外也揭露幾點檔案館卷宗說明未載的資訊，包括：書稿年代約1910年、在書稿前附有兩頁詩作、用廿世紀初的藍布書衣包裹、拍賣品中包含三封相關書信，以及關於中國之書寫三冊等。² 由於年代久遠，拍賣品早已經下架，圖片也無法連結，這些描述所滋生的關於拍賣者、書信、書稿內容縮減等疑問，無從獲得解答。

2 參見：“Lot 3227: CHINA & JAPAN. -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A typescript titled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N.p.: n.d. but circa 1910.] 222pp., 8vo.” Invaluable, <http://www.invaluable.com/auction-lot/china-japan-millicent-mary-mcclatchie-a-typ-1-c-v6vj5uh0p5> , 2015/04/30。

儘管如此，我們大概可以從有限的線索中大膽猜測該書稿的早期收藏來歷：此書稿的內容大致為1895至1899年間蜜莉森在此行記下，但後續整理、繪製插圖、修潤與打字、校對，卻可能推遲到1910年左右才全部完成。雖未知當時並未付梓的原因，但後續書稿的保存，有可能在1954年蜜莉森過世後，由其極親近、曾親自照顧養育的姐姐一家的小兒子繼承，因而書稿最後是由其么女，即蜜莉森的甥孫女，就近交付在倫敦的香港政府辦公室。在此之前，麥格麗琪家族後代曾將此珍貴書稿於2004年交付拍賣未果，因而可以合理猜測檔案館入藏書稿時間在2004年以後。前面述及拍賣品中所附的三封書信，或許便是提及此書稿狀況的重要文件，而闕漏的70餘頁可能是拍賣時作為附件的三卷關於中國的記錄。以上猜測在無法證實的狀況下終究是猜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從拍賣品的保存形式、附件、成書年代等訊息來看，還看得見家族提供資訊的痕跡，然而交付香港歷史檔案館後，信函、詩作等附件消失，如圖2所示，只剩濃縮成一張卡片大小的卷宗說明，以及移交時填寫的捐贈記錄，而這或許是該家族捐贈此批材料時刻意所為。

如此推測是因為，書稿本身沒有任何地方正面提到作者本人身份，除了她是居住在淡水的英國領事館領事家眷，因而有時得以幸運參與重大政治場合、與特定重要人物聚餐外，其姓名、出身、婚姻、年紀、教育程度等資訊在書稿內一概不載，亦即，隱匿個人資訊是這部書稿的重要特色，不但有當時社會脈絡的因素，恐怕家屬捐贈此書稿時亦存此心。正因此，藉由檔案館卷宗說明等零碎線索，追查作者本人及其所在社會網絡，便成為理解此一作品的重要前提。

三、旅遊書寫與作者身份

蜜莉森的父親是一位早在1844年就進入中國的聖公會傳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他的幾個孩子大都在中國各地傳教時出生，包括蜜莉森在內。蜜莉森的舅舅巴夏禮爵士（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為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派駐亞洲各國的著名公使，蜜莉森三位兄長、依親的姐夫艾爾頓（W. S. Ayrton），也都進入英國外交系統，曾任駐中國或日本的領事，可以說她的家族與姻親中長達三代的多位成員，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在亞洲多地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尤其深厚，但麥格麗琪家族或蜜莉森本人還不到廣為人知的程度。

書稿以第一人稱描述，用所在地點與駐在時段區分章節，將該時該地的經歷寫下，並非私密的逐日日記，而較接近遊記性質。由其家族譜系來看，蜜莉森終身未婚，她出發當時28歲，離開中國已32歲，對於一位時值適婚年紀的女士而言，離開英國到遙遠的亞洲，應該帶有更難找到合適對象的心理準備。

筆者認為，蜜莉森正處於人生關鍵階段，對掙脫家庭與社會期待女性進入婚姻桎梏的渴望、以及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西洋人的中國旅遊書寫的熱潮配合下，在1895年這個臺灣關鍵時期來到了淡水，成為這部作品產生的重要背景。長達四年的中國行，對蜜莉森而言，固然是一次漫長之旅，從作品的鋪陳及行程的內容來看，則無疑是一次完整的環球之旅，藉此，蜜莉森化身成維多利亞時代眾人欣羨的環球旅行家（globetrotter），與其家族發展及個人人生階段互相配合著看，更有助於讀者理解書稿內容。

四、對1895年淡水的討論

蜜莉森等人是在1895年9月11日抵達淡水、次年3月12日離開，停留的時間正好六個月。由種種線索可以得知，蜜莉森在行前對於臺灣已有些許認識，也充分明瞭臺灣當時正陷入日本接收臺灣的乙未之役途中。這段期間正值日本接收的軍事行動，經過慘烈的八卦山之役後告一段落，北臺灣此時已全納入日本政府控制，要到10月才開始又揮軍向南，到月底左右南部情勢亦大致底定。這六個月正好是日本統治臺灣初始的軍政時期。

書稿中所記錄軍政時期臺灣的情勢，大致上有幾項重點：一是蜜莉森等人每日關注南部臺灣民主國動向，但她和家人無疑都認為，黑旗軍將領劉永福已為強弩之末；二是蜜莉森眼見淡水本地村庄百姓受到高度壓迫、監控、威嚇、搜捕與牽連誣告，相較於統治者裝模作樣地大肆舉行種種振奮軍心的慶典舉動，讓蜜莉森對淡水一般百姓感到十分同情；第三，由於姐夫為淡水領事，在此段期間與地方行政主管的淡水支廳、已交接日本管轄的淡水海關、來訪領事館的種種人士、以及在此關鍵時刻出入淡水港的外國洋行船隻與人員之業務往來，呈現了衝突與緊張狀態。尤其，蜜莉森描述北部抗日份子在1895年末準備攻打臺北城，領事館也成為攻擊目標之一，在1896新年前後引發緊張驚恐，眾人飽受折騰，最後卻平靜無波的描述，像極了英式嘲諷式幽默

的表現；最後一部份則是蜜莉森描述的日常生活，她對家庭成員的照顧、聖誕聚會準備、在淡水或大稻埕時的休閒娛樂、生活飲食等，是描繪的重點。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她與家中幫傭的僕役、阿嬤、廚子等人的互動，透過其筆觸，深入刻劃那些在歷史中往往缺席的卑微小人物的個性與作為。

五、小結

蜜莉森回到英國之後，後續發展為何？是否曾回到亞洲、或者是否結婚、抑或推動此書出版？目前沒有太多資料可供說明。1954年泰晤士報（*The Times*）刊出了蜜莉森於10月2日以87歲高齡去世的訃聞，由生前即謝絕贈花、哀悼，及寄贈追思書信與致意聯繫的為一位艾爾頓小姐等資訊看來，很顯然她終生未婚，也透露了蜜莉森回國後，可能繼續與姐夫一家同住，或至少密切往來，在英格蘭西部格里斯頓伯里（Glastonbury）一帶定居，最後由外甥么女，即前面提到保存書稿的甥孫女照顧。³今日我們能見到書稿問世，必須要感謝一世紀以來麥格麗琪家族後代的妥善保存。

在歷史關鍵年代臺灣與各種各樣人物的邂逅，總是引人注目，這部作品就是這麼一部英國女士來到臺灣留下的記錄，期待大眾透過她的筆觸，充分享受與感受1895當年的氣氛。

3 “Deaths (1954/10/06),”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s*, 1785–1985, Cengage Learning, Inc., 2014/07/21.

麥格麗琪1895-96年臺灣遊記*

麥格麗琪原著，林易徵翻譯，陳怡宏校註**

譯註凡例

- 1.原手稿無註腳，所有的註腳皆為校註者所加。
- 2.文中之括號（），有二種，分別為標示原文及原作者所加。
- 3.譯按為譯者所加，以〔按：……〕的方式表示，原作者及原文則不另行標示。
- 4.文中段落盡量依照原作者所標示方式分段，僅若干原文段落無法確定的部分，由譯者依照前後文，進行適當判斷分段。
- 5.引用文獻均係解說及校註者引用文獻，非原作者徵引文獻。

第四章⁴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我們在9月8日搭船離開香港前往福爾摩沙，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至少半年會待的地方。我們搭的海龍號（Hailoong）有夠小，和我們宏偉的郵輪差很多，整晚就這樣搖搖晃晃的航行，讓我們一行人嚴重暈船。我們於9日早晨抵達汕頭，這裡真是個風景

* 本文譯自：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Hong Kong: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ca.1910), HKMS 127, D-S No. 1-1, pp.21-65. 翻譯自該手稿（中譯名「走過萬種風情」）中，有關原作者在臺灣部分經歷的第4-11章，麥格麗琪在第12章提及於1896年3月12日離開臺灣，因該章之後與臺灣並無關連，因此不予譯出。感謝林欣宜教授提供手稿訊息，譯稿另經吳密察及林欣宜教授審閱，使得譯文錯誤降低，特此致謝，惟仍由譯者及校註者自負文責。

** 林易徵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替代役男；陳怡宏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4 本章左上方畫有一艘帆船。

秀麗的地方，我很想上岸飽覽風光，只可惜停留時間太短根本不可能。過沒多久，我們到了雙島，⁵ 在汕頭的外國人通常會到這避暑，享受海風吹徐，島上看得到許多他們搭建的舒適小屋。

我們在9月10日抵達廈門並上岸休息了6個鐘頭，停留期間，我們到了英國領事館用午餐，不過依舊沒時間慢慢欣賞廈門港，因為我們接著必須直接回到船上繼續旅程，同時，風勢也變猛，船長說接下來穿越福爾摩沙海峽的航行恐怕會非常顛簸，因為這海峽在平常天氣良好時就已經很波濤洶湧了。

大約在晚上七點時，風勢實在太猛烈，船長認為這樣上路太危險，便決定暫且下錨等候，那段時間我們可能大多就在欣賞廈門風光吧！不過，停泊的地方並沒有辦法完全遮蔽風浪，整艘船在海上劇烈搖晃，沒有人有辦法入眠，雪上加霜的是，一些跟著丈夫一同搭船的官夫人們（grand Mandarin's wives）在頭等艙整晚抽著鴉片，她們的艙房在我的艙房正對面，鴉片煙直接飄進房間，讓我暈船更嚴重了，感覺這輩子暈船沒這麼嚴重過！隔天早晨，頗有煥然一新的感覺，結果，晚上又得下錨停泊了，這次停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叫海頭（Hai Head）。每當海象不佳時，船就必須等將近一個禮拜才能出航，在這樣糟的天氣裡航行在這海峽更是險象環生。幸好，由於停泊在海頭我們得以安然無恙，船停得安安穩穩，於是起床後我們便自己找樂子去了。大約到傍晚時，強風突然消逝，船長於是決定繼續出航，而這次終於順利多了，我們於隔天早上六點半抵達目的地淡水，一個位於福爾摩沙北部的港口。「風光明媚」是我對淡水的第一印象，它是個河谷，四周高山環繞，而這些山上住著野蠻部落，⁶ 是他們的天然要塞。

英國領事館坐落在港口入口處的一座小山丘上，從河上就看得見聯合王國國旗在風中飄揚著，領事館是棟其貌不揚的兩層樓建築，整棟由石材建成以避免白蟻蛀蝕，因為這地方飽受白蟻所苦，木造地板沒多久就會被蛀光了！領事館周圍的地面則是兩樣情，在一邊有打網球的草皮，在前門則有露台花園，一路延伸到斜坡上，供我們種

⁵ 外國人常稱汕頭出海口的媽嶼、鹿嶼為「雙島」。

⁶ 原文為savage，以下保留原文照譯，並無特別貶意。

植花朵、蔬果。領事館歷史悠久，是荷蘭人在1628年所蓋的第1座堡壘，⁷由極厚的城牆環繞著，屋頂一片平坦，從屋頂望去，港口和島上景色一覽無遺，領事館左側有些稀稀落落的異國建築，數量不多。不過，主要的外國人居留地不在淡水，而是在大稻埕，從這搭船過去大概幾哩的距離，兩邊目前靠小型蒸汽船來聯繫，日本人規劃不久後要在島上修築鐵路。

福爾摩沙正處於一個尷尬的過渡期，它與澎湖因為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身為征服者，日本人要將整個福爾摩沙打造成「新日本」。而對福爾摩沙人來說，尤其是那些野蠻人，儘管現在不動聲色，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底下其實暗潮洶湧，對占領他們家園的人的恨久久不散。

福爾摩沙變得如此不適合人居住，真是讓我很受衝擊，在日本軍事統治下，住在這裡讓人完全開心不起來，儘管我們非常欽佩軍人的英勇，但不論國籍為何，跟他們當鄰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而我們所遇到的日本軍人完全沒有當初耳聞的謙謙有禮和良好風俗，看樣子日本一些三教九流的不良份子都被送到這了吧！

日本人正試圖施行民政以取代軍政，島上的當局非常積極的開始接管原本由中國人主持的海關業務，並安排自己的人接替先前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手下工作的歐洲人。這些日本官員全穿著歐式服裝，在我看來覺得很可惜，因為他們民族本身的服飾就很好看了，直接改換上異國文化的服飾，只讓人覺得他們無足輕重。不過日本人真的是個很勇往直前、意志堅定的民族，他們在福爾摩沙站穩腳步，不像法國人一敗塗地，他們還曾在1884年砲擊福爾摩沙過。福爾摩沙土壤肥沃且樟腦貿易盛行，維多利亞女王前幾年飽受風濕所苦，福爾摩沙的一位領事便寄給女王一瓶樟腦原油供她塗抹在患部，福爾摩沙人對風濕也是這樣處理的。樟腦油原油遠比精製過後的要更有效，女王甚是滿意，並表示這是她擦過最棒的東西，領事於是受委託寄一打大瓶裝的樟腦油回英國，這樣的數量夠用好幾世紀了，因為每次使用時，一兩滴就很足夠了。

7 原興建者為當時占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稱為聖多明哥城（Fuerte de Santo Domingo），但後來聖多明哥城遭到摧毀。荷蘭人占領北臺灣後，1644年於聖多明哥城原址附近予以重建，又命名為「安東尼堡」，臺灣人稱為「紅毛城」。

福爾摩沙的土壤裡蘊藏寶藏，只要夠細心，種植技巧夠好，將會為日本人帶來大筆財富，不過這需要時間。目前占領初期，福爾摩沙對日本人來說可能會是個大而無當的賠錢貨，他們無法適應此地的氣候，數以千計的日本人因發高燒而奄奄一息。福爾摩沙儘管美麗卻要人命，待在這的外國人都為高燒所苦，而這也將糾纏他們餘生。住在這裡，吃食和衣著都要格外小心，日本將領頒布命令要所有的軍人不論晚上有多炎熱難耐，睡覺時都要緊緊蓋好被子。不過，沒什麼人把這命令當一回事，誰知道晚上到底何時會熱成這副德性？不過，罪魁禍首其實是早晨和夜晚潮濕的霧氣，一下子就讓人著涼了。

傍晚時分，港口周遭總會非常熱鬧，漁夫這時會開始敲鑼，他們的說法是敲得越大聲，魚會游得越深，因為聲音會把他們嚇跑，這時，拋在海上的漁網一拉起便能將它們一網打盡，於是每晚我們都能欣賞大約1小時免錢的吵雜表演。除此之外，每當漁夫開始敲鑼時，領事館內老愛把風笛吹得五音不全的蘇格蘭籍保安官便也輸人不輸陣，開始他的魔音傳腦，不過我覺得他的音樂八成無法把魚嚇出港口吧！聽說這些漁夫第一次聽到風笛的聲音時，以為是海底的惡鬼要出來保護這些魚，全都跪在地上大聲祈求上天保佑，不過現在倒也習慣了。

第五章⁸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抵達福爾摩沙幾天後，我第一次在島上散步，並走了一大段。我們一群人跑去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在那裏，長了好多的野百合，巨大且雪白，恣意綻放。走在這種鄉下地方實在沒什麼機會跟人寒暄，因為到處都是稻田，穿梭其中，只有僅能供一個人行走的田埂，大概20英吋寬而已。這些田地都泡在水里，所以要是一個不留神，你就會摔進稻田裡變成落湯雞，為避免這種狀況發生，你得非常小心，走路看著路，不過，這一點也不像是我會做的事情，因為我喜歡跟後面的人講話。幸好，一路

⁸ 本章左上方畫有一條龍。

上並非全部的路都長這樣。我們經過了許多村莊，它們多少都看起來有些髒亂醜陋，村莊的房子統一用泥巴建成，屋頂以茅草覆蓋，且大多傾頹殘破了。在這些房子外，看得到一些告示，寫著房子主人對日本政府有多友善。我覺得，這代表著這些可憐的中國人民有多努力討好征服者，⁹ 否則，他們的房子可能就會被燒毀，農田會被蹂躪，而這些都時有所聞。

我們接著經過了幾處廢墟，曾欣欣向榮的村莊如今一片荒涼，到處是農舍的殘骸。我實在很不喜歡待在被征服者蹂躪的土地上，可憐的中國人看起來愁雲慘霧，很難不為他們感到難過，日本人大概對他們很殘忍吧！儘管我也知道他們必須如此，但住在這裡真的很折磨人，看到那些可憐的人，尤其是婦孺，他們安分守己卻必須承受極大痛苦，而我卻愛莫能助。有一晚1位日本將軍（親王）和我們共進晚餐時，聽到我居然可憐中國人，覺得日本政府太殘忍，他嗤之以鼻。他說：「想想英國政府在印度人嘗試叛變後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吧！」我啞口無言。

隨風搖曳生姿的茂密竹林讓這鄉村美不勝收，在竹林旁通常會看到小村落，下田的農夫就住在這。他們都是和善的中國人，山上住的則是野蠻的客家人，¹⁰ 這些部落三不五時會下山劫掠屠殺平地人，日本政府尚未完全征服這些野蠻人，研究過這些人的外國人認為，他們目前尚無動作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靜伏著要來個更大的反撲。

我曾有幸從望遠鏡裡看到山上蠻族領袖的真面目，英姿煥發，強壯高大，他上身赤裸，刺著精美的圖騰，腰上圍著一條及膝的裙子，脖子上戴著一串珠子，左手拿著一個看起來用頭骨作成的小帽子，右手握著一根威風凜凜的長條武器，專注的凝視著海洋。我很想登上那座在港口另一邊的山，但身邊的人不可能允許我這麼做，他們說自從日本人占領福爾摩沙後，外國人要踏進野蠻部落的地盤太危險了。因為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些外國人跟日本人是一丘之貉，都是他們的敵人。真是太可惜了！沒到深山裡去看過這些原住民就無法真正了解福爾摩沙，只是現在就連傳教士也不再長途跋涉，進到戰前他們去過的深山裡去了。截至今日，福爾摩沙（也就是臺灣）還有一部分的反抗勢力尚未被彌平，在黑旗軍劉永福將軍的帶領下英勇抵抗。劉永福將軍現為

⁹ 根據Chinese譯成，指在臺灣島上生活的一般中國沿海移民後代，以下同。

¹⁰ 作者的描述異於現今對於當時臺灣族群的認知，原文為Hakkas，應為客家人，作者稱其為野蠻人，19世紀的外國人對於客家人描述都有類似的看法。

5月甫成立的臺灣民主國領導人，¹¹ 原總統唐景崧在日軍準備進入福爾摩沙首都臺北府時，已逃之夭夭。

當福爾摩沙人得知福爾摩沙已經因為日清戰爭清國戰敗，被割讓給日本後，全島怒不可抑，唐景崧旋即成立臺灣民主國，並組織一批人數相當可觀的軍隊，只可惜終究是烏合之眾，和日軍正面交鋒時，一下子就嚇得四處逃竄，日本軍隊不費吹灰之力便攻下臺北府。不過日本人並不急著在這次北部大捷後立刻南下進擊，習慣驟下結論的中國人（而且通常是錯的）則以為日軍是因為害怕了而未繼續南進！因此，在南部最大的都市臺南府，士紳和官員們在會議上推舉劉永福為臺灣民主國總統。臺灣民主國仍然欣欣向榮，資金無虞對於民主國的持續運作至關重要，因此，除徵收土地、稅金外，也額外課徵每人所有物百分之五的戰爭稅，並發行了郵票以增加歲收。臺灣民主國郵票相當稀有且難以入手，共發行了2套，1套各有3張，我很自豪手上有其中完整的幾組，第1套是穿孔郵票，顏色分別是綠色、紫羅蘭色、紅色，第2套則是無穿孔郵票，顏色有藍色、紫羅蘭色以及紅色，郵票上方皆有「臺灣民主國」的字樣，右側印著票值，左側印著「士坦昏」〔按：即郵票〕，民主國的國徽——長像有點滑稽的老虎——則放在正中央。¹²

日本方面，很顯然地，正在籌畫另一次進攻，因為位於大稻埕的總督在9月21日時對當地外國人提出警告，¹³ 並要求他們接受日本當局完善的保護。

我們在這裡主要的消遣就是打網球，當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就會大打網球，只是這裡的天氣大多數時候都陰雨綿綿，很少天氣晴朗。不過，這也是為何儘管氣候不太理想，福爾摩沙的土壤依然會如此肥沃。星期天時我們通常會划船去淡水沙洲，但也不會多冒險划向淡水之後的地方，畢竟福爾摩沙海峽就算在風和日麗的時候也怒海滔滔。曾經有個英國部長在拜訪淡水期間，邀請中國官員到他的砲艇上作客，因為砲艇太過龐大，激起的水花會淹過沙洲，只好停泊在外。午宴當天風非常大，這群可憐的

11 原文使用last May，有去年5月或上個5月之意，而民主國成立於1895年5月。

12 共有30錢、50錢、100錢三種面額，歷史上記載曾發行3版。第1-2版為綠（分別為黃綠及藍綠色）、紅（二版為朱紅）、紫。第3版則為藍、紅、紫。第4版則未正式發行。

13 本文後來持續出現Twatutia（大稻埕）一詞，並有Twatutia的govrenor（總督）的稱法，如果是指臺灣總督，則當時總督府位於臺北城內，而非城外的「大稻埕」，臺北縣廳也是在當時的臺北城內。此處存疑，仍依照原文直翻。

賓客光是登船就折騰了好一陣子，之後更是嚴重暈船，根本無法用午餐，只能先行離席躺下休息。每個人從上船那刻開始，都一心只想趕快回到岸上，這對倒楣的英國部長來說實在是面子掛不住。之後，任何到砲艇上作客的邀請都會遭到婉拒。

蒸汽船大約每個禮拜來兩次，運有香港的貨物、家書以及島外世界的消息。飲食方面我們不太好過，因為日本方面為了島上的軍人，把雞肉以及雞蛋幾乎買光，而這些都是我們在這能取得的基本食物，牛肉、羊肉等只能大老遠從香港或廈門進口，講究美食的老饕是絕不可能在這種時候來到淡水的吧！福爾摩沙的茶倒是名聞遐邇的好喝，不論是綠茶或紅茶都非常甘醇，香氣濃郁，大稻埕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在從事茶葉貿易，而廈門幾間比較大的茶行也都在這裡開有分行。在福爾摩沙我最不滿意的食物就是罐頭鹹奶油，我再也不會覺得那些在遙遠的中國港口一邊享受抹奶油的白麵包，一邊等著搭船回祖國的人奇怪了！

今晚要出外用餐，阿嬤（amah，女傭）¹⁴來為我打扮，她真的是個很慈祥的老太太，全身散發著滿滿的母愛，不過她對我的外貌倒是很惋惜。今早，她用鶯腳的英文對我說：「小姐的頭髮真的很長，黑髮會很好看，現在的髮色不好。」說完並長嘆一口氣。

第六章¹⁵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沒有馬車，所以出入都靠轎子，白天坐敞篷的，晚上則坐有帳幕的。轎子用兩根竹子支撐，由轎夫扛在肩上。起初會覺得很不安全，尤其是轎子行經稻田小徑時，不過很快就習慣了，因為轎夫的腳步都非常穩，就算走在晚上昏暗的街道上，他們也能把你安安穩穩地送達目的地。領頭的轎夫都會拎著一個色彩鮮豔的燈籠，這燈籠在風大的夜晚很容易被吹熄，然後在一陣七嘴八舌中，轎子會被安全放在角落，

¹⁴ 文中提到的amah和boy是西洋人對他們在亞洲各地僱用當地幫傭之婦女及打雜的年輕僕役的普遍稱呼。

¹⁵ 本章的左上方寫有漢字五福臨門字樣，並有英文解釋此句。

接著轎夫會重新點亮燈籠，在大雨中或是強風吹襲的夜晚，這可一點也不容易。中國人很愛大呼小叫，每件小事都可以很激動，看樣子他們真的很愛吵吵鬧鬧。

一般中產階級中國人坐的轎子有2個轎夫，若是達官顯要則有4個，轎子也會比一般的要來得更奢華更有分量，上面會覆蓋著綠色或是深藍色的布以彰顯地位，此外，布上會有流蘇裝飾。整體來說，我並不是很介意轎子上上下下劇烈晃動，反正我遲早都會習慣的。

我們每天都想知道日本入侵安平的最新消息。安平是個位於福爾摩沙南部的港口，而大約在10月3日傍晚6點時，我們看到一艘運輸船急駛安平，據報，日本方面派來大量援軍希望輕取安平。對此，我們為身在安平的11位外國人感到非常焦急，有艘英國戰船已從廈門出發準備援救他們，但卻因颱風阻撓而不得不返航。安平沿岸險象環生，周遭時有船難，鄰近的島嶼澎湖也是如此。

10月5日，日本海軍分遣部隊從基隆出發，經過淡水，最後抵達福爾摩沙最南端。聽說，海軍中將已在安平蓄勢待發。

那晚，一位男士同我們共進晚餐，他在福爾摩沙經歷了整場戰爭，因此告訴我們許多趣聞，其中一個是島上廣東人的故事。¹⁶ 廣東人在福爾摩沙為數不少，他們在戰爭才剛開始之際就有如驚弓之鳥，全都嚇得想逃回家鄉，便拋下其他福爾摩沙當地的同袍，並逃到淡水搭乘開往廈門的船。然而他們人實在太多，根本沒有船可以容納全部的人，因此便被告知他們離不開福爾摩沙了。當售票亭關閉時，那些廣勇氣瘋了，揚言要殺了歐洲籍票務員。售票員嚇壞了，因為他手無寸鐵，只有一支短馬鞭，而對方共有將近幾百個人，不過，當有人要一馬當先上前殺他時，他往對方臉上甩了他的馬鞭，並越過對方且取得許可，見到在一旁倉庫等候的部隊將領。票務員向部隊將領說明，若是他死了，公司將有段時間不會再派船來淡水，所以原本大概只要等個幾天，船就會到了，現在可能等幾世紀船都不會來，屆時，將永遠都無法離開福爾摩沙。他的這番話立刻扭轉情勢，這群落跑的廣東兵轉而要把一開始意圖殺害票務員的人砍了。

16 這在講當時駐守臺灣北部的軍隊「廣勇」，多係廣東來的。

票務員當然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因此，為確保不會有人受傷，他要求全部的士兵全都進到倉庫裡並把武器交給他，而全部的人都照做了，在事態惡化之前，這場騷動就這樣四兩撥千金地化解了。

卸下武裝的士兵在辦公室附近紮營，焦急地等候下一艘到福爾摩沙的船，看是否有機會第一個上船。不過，有天當他們得知日本軍隊正往淡水前進時，全都如坐針氈，焦慮地往窗外尋找日本軍隊的蹤跡，終於，看到七個滿身泥巴的日本軍人經過。這幾個日本軍人已走在暴風雨中好幾個鐘頭了，全身濕答答外，頭上的墨綠色帽子全褪色，把他們的臉也染成墨綠色的，整個狀況看起來糟透了！中國士兵從倉庫窗子小心的窺視外面的動靜，而有好幾個則曝露了自己，因為他們大叫道：「這就是日本人嗎？多矮小醜陋的生物啊！」這群士兵真是英勇啊！都還沒跟日軍交戰過就臨陣脫逃了，根本就沒看過敵人真實的樣貌，還如此大言不慚。

另一個故事則是聽說在戰爭晚期，福爾摩沙曾經下過「金錢雨」。原來，南洋大臣張之洞曾將大筆金錢送到福爾摩沙以繼續對日抗戰，然而，存放這筆錢的大稻埕倉庫卻被中國兵佔為己有了！然後這筆錢就四散到福爾摩沙各個角落了。之後，軍隊裡只要有誰被發現身懷鉅款，就會立刻因此被同袍殺害。兩名英國人眼見如此混亂局勢，¹⁷ 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成全面暴動，到時候連島上外國人也會受害，便在夜深人靜的晚上偷偷到日本軍隊的營區，要求他們來到大稻埕控制局勢。日軍之後派人護送兩人回到大稻埕城門口，因為夜色太暗，無法和中國軍交戰，日軍便留在城外讓他們兩人獨自進城。不過，這也使得他們被當地守軍認為通敵，其中一人甚至被射了七發，幸好他並無大礙，只有一發射穿他的帽子並掠過他的頭髮。現在這頂帽子受到妥善保存，惟有在重要場合才會拿出來展示。

17 1895年6月6日，美國記者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及和記洋行書記英國人James M. Thomson前往汐止向近衛師團告知臺北秩序混亂情形，希望日軍入城維持秩序，並擔任嚮導引日軍入城（參見〈在台湾米國紐育ヘラルド新聞戰事通報員ゼームス、ダブリュ、デビソン外一名叙勲ノ件（A101124530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國立公文書館，2015/5/29，此筆資料日期描述為6月5日，但達飛聲及《近衛師團戰鬥詳報》均為6月6日）。另外達飛聲的著作《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以及日文史料《近衛師團戰鬥詳報》則提到還有一個德國商人叫Ohly（ヲリー），共計三名外國人前往迎日軍，但日方的受勳文書中，並沒有Ohly。參見：達飛聲（James Davidson）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頁366-367；作者不詳，《近衛師團戰鬥詳報》（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自從日本侵略福爾摩沙後，島上許多中國風俗都改變了，在以前，外國人家裡的男管家都是穿著棉做的藍色長袍在一旁等候差遣，在中國這樣才是合乎禮儀，因為短袖及短褲被視為不夠莊重，不過現在也沒人穿長袍了。他們說若是日本人知道管家是這樣服侍歐洲人，一定也會要求比照辦理，但他們打死都不願意！領事的船夫則是再一次的拒絕為了陪同領事拜訪位於大稻埕的日本總督而換上他們的正式服裝。他們一點也不願意給日本官員面子，但也沒勇敢到敢公然反抗他們。

第七章¹⁸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10月10日這天，日本海關寄來一則公告，上面寫道漢城（在朝鮮）〔按：今首爾〕軍隊叛亂，他們脫離了日本將軍的統領並衝進宮中謀殺國王。¹⁹ 當我們看得興致正濃時，最後卻寫著：「我們尚在靜待最新發展。」日本人很愛發這種公告，令人討厭！朝鮮現在已經變成日本的保護國了。

我們在10月11日時跑去河上划船，過程非常愉快，最終來到了一個叫埤仔頭（Piatow）的地方，那裡有間歐風小屋以及精美的庭園。原屋主是一位英國人，因為他富可敵國，人們稱之為「福爾摩沙王」。在1884年清法戰爭期間，這間屋子被當作島上外國婦女的避難所，從那之後，屋子就一直空著，最終傾塌破敗，而那座園子儘管依舊散發著往昔光彩，卻也已經雜草叢生。不過，不論是從屋子或是花園望向河邊的景色都是美不勝收。

10月12日時，我們聽聞日軍如往常於安平再次告捷，儘管消息尚待確認。

10月18日這天，我們聽說於安平下方的南部港口打狗也被攻下，日軍從三個方向

¹⁸ 本章左上方畫有花。

¹⁹ 此指10月8日的乙未事變，日軍守備隊、領事館警官、日本浪人、朝鮮親衛隊、朝鮮訓練隊及朝鮮警務使侵入朝鮮王宮，殺害閔妃（原採取親日立場，後改採親俄立場），高宗並未被殺害。

夾擊劉永福將軍及他的軍隊，不過他和幾位下屬還是成功脫逃。此外，聽說打狗的外國人都安然無恙，也讓我們鬆了一口氣。同樣地在這天有個地方很不平靜，就是我們前幾日去的埤仔頭，有群海盜強占了一艘日籍船艦，他們後來全被捉起來，但對於掠奪日籍船艦這件事情矢口否認。不過，有一盒錢被丟出船外，這其中有一小部分的錢在埤仔頭的一間農舍被發現。日本人堅信剩下的錢一定也在這，要求屋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完整歸還，不然就要把他的農舍燒個精光。這倒楣的屋主哪有辦法把錢生出來，他根本毫不知情，所以農舍就被燒掉了，一家人流離失所，飢寒交迫。日本人跋扈的行為讓福爾摩沙人很不滿，短時間內都不會改變。

10月25日，安平和臺南府據報都已在21日時被日軍拿下，這也正式宣告了臺灣民主國的滅亡及日本統治開始。我們這也洋溢著一股興高采烈的氣氛，而中國人臉上的表情則很值得細細觀察，他們完全無法相信勇猛的士兵會戰敗，天真地相信他們自己的軍隊戰無不勝。民主國政府對於軍隊戰敗隻字未提，福爾摩沙人始終被蒙在鼓裡，甚至在一次慘敗後，民主國政府還拼命發行小冊子宣稱其為「重大勝利」！誤導民眾的文宣就這樣傳遍全國，貧窮的百姓因為沒有其他獲得資訊的管道，根本不知實情。

日軍成功拿下臺南府及安平後，人在大稻埕的日本總督收到命令前往安平，因為安平當地亟需總督坐鎮，也需要他出席11月3日天皇壽辰〔按：日本人稱天長節〕。宴會舉辦當天，原本應該會有女性賓客的，卻因為縣知事本身為男性，²⁰而他顯然只對取悅男性有興趣，因此賓客一律為男性。真是太可惜了！我們本來很期待這場盛會的。

臺南府最近一位因感染熱病而過世的人是一位日本親王，²¹不過由於時值慶祝天皇壽辰期間，死訊得延後到壽辰結束方能公佈，以免在這大好日子掃了大家的興。

日本人似乎一點也不想深入了解福爾摩沙人的心情，因為他們已公告天皇壽辰從此在福爾摩沙也被列為重要節慶，需要隆重慶祝。因此，所有的臺灣人都必須服從命令將他們的房子好好佈置一番來歡慶天皇壽辰。

20 原文為prefect，推測為當時臺北縣知事田中綱常，任期自1895年5月13日至1896年4月1日，故譯為縣知事。

21 此即指擔任近衛師團長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他在10月28日病逝於臺南。參見：〈征台役 近衛師團の行動 北白川宮殿下の御遺跡（C131102989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國立公文書館，2015/5/29。

我心想，日本對於他們的殖民地真是毫不留情！我們的「男孩」隨時都處於一種驚弓之鳥的狀態，他說他必須回到他的老家廈門，因為他無法住在日本人統治的地方。不過他白擔心了，他被告知受外國人雇用的他是相當安全的。我們認為日本人絕對不會傷害歐洲人的傭人。「男孩」說他前幾天看到一隻狐狸，所以他要越快離開這裡越好，因為這隻狐狸是個凶兆，警告他災厄將至。全中國都對狐狸避之唯恐不及，北京英國公使館養了隻狐狸，每天晚上它會跑出來散步，當地的地陪在狐狸經過時絕不東張西望，因為狐狸是如此不吉祥，就算只瞥到它一眼都不行。終於，有個歐洲中士射殺了那隻狐狸，為了讓它解脫，他用槍屁股給它最後一擊，然而他忘了他的槍依然在上膛的狀態，因此，槍枝走火射爆了牠的頭，當場死亡，當地人則覺得自己的迷信是對的，要不是中士射殺了狐狸，他也不會遭逢厄運。

第八章²²

大稻埕 1895

福爾摩沙

11月3日時，住在淡水（又名滬尾）的男士們大清早便搭上蒸汽船前往臺南府（Tainan-fu）參加天皇壽宴。壽宴下午三點開始，不過由於路程遙遠，加上河上交通不確定因素太多，只好提早出發。日本人總部所在地大稻埕已佈置得美輪美奐，中國人意思意思的掛了一些燈籠及日本國旗，他們沒膽違抗命令，不然，他們的房子就會被燒光。我真心為他們覺得難過，多可憐啊！日本人一點也不瞭解他們，也不曾試過，他們單純用威脅、極刑的方式迫使臺灣人屈服於他們的淫威之下，跟奴隸主沒什麼兩樣。雖然中國低下階層的老百姓本來就逆來順受，不過被欺壓久了，總有一天，也是會反撲的。

壽宴聽說辦得相當成功，縣知事首先敬酒恭祝維多利亞女王萬壽安康，並在致詞時，也同樣恭祝德皇萬壽安康，因為英國幫忙訓練日本海軍，而德國則協助訓練日本陸軍，為此，日本由衷感激。日本將軍總愛說英國陸軍有多不堪一擊，只要一次大戰，便

22 本章右上方畫有白鷺鷥在水中。

能知道現行編制有多漏洞百出，一位有名的日本將軍甚至調侃英國軍隊，說我們的軍隊泡在舞廳裡的時間比在兵營裡面訓練的時間要多。我想他是故意這樣講來傷我們的心。

在另一方面，日本人倒是覺得我們的海軍無懈可擊，對其讚不絕口，不光是水手交由我們訓練，連大部分的日本商船及戰船也是委託英國製造。這樣子的狀況對我們來說是兩面刃，有利也有弊。

淡水則比較沒為天皇壽宴有所佈置，我們領事向來很以新的聯合王國國旗為傲，不過天皇壽宴實在非同小可，處事謹慎的治安官斷然拒絕僅為了討好一個東方統治者而危害到這面旗子的任何行為。若是為了英國女皇就算了，但換做其他人絕對是免談。因此，英國國旗一如往常在旗桿上飄揚著。治安官是個很有主見的人，一旦心意已決，沒人能說服他改變心意。

日本海關的建築物都已精心佈置，拱門上掛著燈籠和無數色彩斑斕的裝置及人形雕像，傍晚點亮時，光彩奪目，馬路上則掛滿了一整排日本國旗和燈籠，好不熱鬧。只可惜，天公不作美，颱風掃了大家的興致，日本人眉頭深鎖，不懂颱風為何偏偏挑這大好日子來，而中國人則是樂不可支，覺得颱風來得正是時候。

11月10日，我整整發了五天的高燒，因此16日，我們搭乘蒸汽船，花了大約兩小時來到大稻埕，我在那裡待了一個星期，想轉換心情。當天天氣和煦怡人，我在船甲板上一邊曬太陽一邊欣賞美景，路上經過了福爾摩沙赫赫有名的硫磺泉，氤氳裊裊。在過去中國人當家作主時，這裡曾是外國人最愛的野餐景點，不過今非昔比，因為周遭的居民非常敵視日本人，連帶的也敵視外國人。一般中國人都很自然的以為我們和日本人是一夥的，絲毫不會對他們的遭遇感同身受，因此，他們也同樣地憎恨我們。但或許我們大部分人比他們認為的，更站在他們這邊。

大稻埕的城鎮風貌真的很有趣，大部分的異國建築都是蓋在「堤岸」（bund）或是河濱上。不過，這種路在潮濕天氣實在很不理想，因為一下雨就變得泥濘不堪，無法行走，偏偏大稻埕老是陰雨綿綿。撇開這個原因不提，我個人還蠻喜歡住在這裡的，因為這裡機能方便，有女士也能使用的柏油網球俱樂部和閱讀室。通常這裡只會有一位女性住在這兒，所以其實很難把她排除在外。雖然身為這裡唯一的女性聽起來

蠻慘的，不過其實這處境也帶來許多好處呢！這種狀況在大稻埕這樣一個遠東的小小港口也並非特例。

大稻埕現在一片愁雲慘霧，你會看到一整天都有罹患熱病的日本軍人從各地送到這裡的醫院來，因此，醫院人滿為患，那些生病的窮人只好被丟在街上等死。日本人在臺灣的死亡人數真的高得嚇人，使得每個日本人都想趕快回去氣候怡人的可愛家園。可惜，事與願違，這些人踏上「新日本」福爾摩沙後，便從此再無機會回到日本去。有些人則是將這些征服者視為金主，例如，某條大街角有間賣蔥油餅的老人，他賣了好幾年，一直都是當地人最愛的小吃。自日本人抵達福爾摩沙，蔥油餅的價錢已經從一個一塊銅錢（cash）漲到一個三塊！他真的很精明，慢慢地靠這樣撈了一筆，而且，他對這些征服者也都非常友善，總是和他們談笑風生，不過我蠻好奇若日本人發現他的伎倆時會是什麼反應！這只是眾多當地人如何對付日本人的例子之一，另一個令我覺得噁心的例子是，有些人竟然靠著向日本人告密，出賣自己的同胞來發財。凡告密者皆有重賞，而對於認為金錢萬能的中國人來說，貪財不是罪，再骯髒的勾當，只要能拿到賞金，都會有人幹。儘管如此，中國人也並非貪得無厭，杯水車薪已很足夠，他們沒什麼欲望，兩先令就夠一個人活一個月，衣物和住宿大約也是花兩元（dollars）就可以過得相當舒適！然而，中國男人還是很汲汲營營地累積財富，只為了在撒手人寰時，留點財產給家人，身為一家之長也好辦個風風光光的葬禮。在福爾摩沙，一副上好的棺材所費不貲，因此，擁有一副精雕細琢的棺材是每個人的夢想！

正因為如此，子孫也經常無所不用其極地縮衣節食，只為湊出足夠的錢來幫年邁的祖父買一副好棺材。這並非是詛咒祖父，反而是象徵著子孫對祖父的敬愛！祖父則是會把棺材放在床旁邊，方便隨時觀賞將來他長眠的地方！此外，大家也三不五時會為這副棺材進行盛大儀式，來幫它擦拭、上蠟！用這樣的方式來不斷提醒自己終有一天長日將盡，真的是蠻病態的。

第九章²³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耶誕節對我們外國人來說是個需要好好歡慶的節日，就算是在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島也一樣，我們還是盡其所能的要過一個十足皇家風格的耶誕節。通常若是我們這裡沒適合的商店，便會跑去其他大港買，並要他們把一箱又一箱的東西寄下來方便我們使用。

只可惜島上的外國商店老是把一整年的過季商品一下子就處理掉了，又不賣給島上的其他住戶，所以聖誕節佈置不大順利！其實，我蠻喜歡別人送我中國風格的東西，因為這都會是很棒的紀念品，讓我以後可以回憶這趟旅程的點點滴滴。日本人規劃要在福爾摩沙開各式各樣的商店，不過，你可找不到比在日本本國的店舖要更一應俱全的了。

我們在12月初就開始為耶誕節佈置做準備，因為一切裝飾品都要靠船運，然而在這段期間，有天晚上我們卻發現無可取代的大廚被日本人帶走了！整個屋子上下都驚訝不已，但幸好就像每個中國人都有的能耐，家裡的「男孩」跳下來救火，這兩三天都協助二廚料理每日三餐。儘管如此，對於耶誕晚宴卻是不大妙，屆時，大稻埕和淡水的外國人都將來共進晚餐，若是他們發現耶誕派對供應的食物這麼無登大雅之堂肯定會很失望的。終於，在幾天不斷的掛慮及反覆的詢問後，通知的日本官員為了炫耀自己的流利英文，寫下大廚「獲延」了〔按：expand，日本官員賣弄錯英文字〕。原來，日本人抓錯人了，他們要抓的是另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因為這人意圖推翻新政府。大廚被釋放後，整個人都瘦了，狀況很差，他說他和那些「詭異的人」在一起時很慘，他被關在一個小到無法翻身的地窖，一天還僅能吃一餐，真是太可憐了！

他還說他是如何被日本軍人不斷的亂踢，以及他們如何威脅要把他的豬尾巴（pig-tail）〔按：指辮子〕剪掉。我相信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意被動頭上的任何一根毛。所以，對大廚來說真的是奇恥大辱。然而，對於他說的遭遇我們也

23 本章左上方畫有一隻海中生物，疑似為儒艮。

不是全盤接收，畢竟，中國人都愛說謊，而大廚也不例外。

大廚歸來的那天下午，聖誕布丁終於做好了！耶誕派對的晚餐非常成功，儘管大廚尚未從被監禁的驚恐中復原，他表現依然出色，可謂是我們的大功臣。不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大廚現在只要看到日本人就會嚇個半死！

耶誕派對那天風和日麗，整個暖洋洋，因此也不需要點火爐取暖，我們便讓窗戶開著。這個時節玫瑰盛開，所以用了好多玫瑰來妝點餐桌和房間。可惜，許多福爾摩沙的外國人由於身體不適不便從大稻埕前來，整個派對一共二十二個人共進晚餐，晚餐的氣氛仍然相當熱絡，就連四支燈罩都輪流著火，幸好沒有釀成大禍。

耶誕節早晨我們在領事館出席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典禮，由日本頒發旭日章給一位曾在福爾摩沙戰爭晚期大力協助日本將軍的英國人，就是那位帽子被射穿一個洞的先生。

獲頒旭日章的電報是從日本本土發來的，我們其它英國人對這整件事情都有濃厚的興趣，儘管我不得不說整個典禮非常冗長無趣，尤其是想到晚餐時還有更多致詞要聽，就覺得更漫長了！東方人都很愛長篇大論，不論他是否言之有物都不是重點，因為坐在下面從頭聽到尾真的是一種折磨！

我們在12月28日前往北方山丘竹林野餐，耶誕節歡樂的氣氛最後就這樣畫下完美的句點，這是由當地三位單身漢所主辦的，當天陽光燦爛，惠風和暢，每個人都興高采烈，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前進，有些步行，有些坐轎子，後面則跟著搬野食用具及食物的苦力。一整條隊伍看起來真的蠻壯觀的，隊伍的前頭剛要離開村莊，隊伍的尾巴才正要進入村莊！

沿途風光明媚，竹林更是美不勝收，周遭盡是石頭，更凸顯竹林的美，我們坐在一顆位於小瀑布附近的石頭上，享用「輕食」或是午餐，聽著水聲瀧瀧，竹林窸窣窸窣，兩者交織成一首交響樂。我真是喜歡微風吹拂竹林的聲音。離開竹林的路上，我們甚至還看到偉大的黑旗軍首領！看到時還不知道那就是他本人，他相貌堂堂，坐在一張兩個轎夫抬的轎子上，後頭跟著幾十個人，那些人雖然穿著平民的服飾，但一臉軍人樣，很難不注意到他們滿臉恐懼及疲倦，儼然一副躲避追捕的動物在苟且偷生。

之後我們才知道那一行人就是劉永福將軍以及他忠心的追隨者，他們在臺灣民主

國滅亡後從安平逃了出來。²⁴ 目前尚未聽到他們被捕，我們都很急切的想得到最新消息，真心希望他們可以平安無事！他們一定是要逃回中國大陸吧！而且一般都是夜深時才會行動。日本人已經懸賞高額獎金要拿到他的項上人頭，對於至今遲遲未能捉拿到他怒不可遏。他若真的被捕，恐怕下場不是一個「慘」字了得。

第十章²⁵

淡水 1895

福爾摩沙

對於新的一年的到來我們都很興奮，不過對於福爾摩沙住在山上的人來說，這沒什麼值得高興的，因為他們決定在除夕夜這天起事對抗日本統治。日本總督府在12月初公告，從今以後，島上居民將和英國人一樣過陽曆新年，不准再過農曆新年（也就是大概在今年二月底），而這讓中國人暴跳如雷。日本人和我們一樣過陽曆新年，但對中國人來說，農曆新年才是一年一度的重要節慶，他們會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準備，喜慶的氣氛會一路延續到新年結束，日本總督府的這道命令讓島上每個中國人都不知所措，所以有些人說，這就是抗日暴動的原因。我認為這固然是其中之一，但並非主因。

除夕那晚，大約五點時我們跑去散步，完全不知道有抗日暴動正醞釀中，只納悶何以路上一個人影都沒有，僅看到一個中國人站在一座廢棄的碉堡上，聚精會神的凝視著港口，看來頗古怪。接著，我們也注意到北方山丘上不同的方位各出現了幾道閃光，南方山丘則好似在呼應它們一樣，也出現了幾道閃光。的確，兩座山丘那整晚都被火炬照亮著。

24 根據劉永福自己口述，黃海安撰的《劉永福歷史草》所述，劉永福10月自臺南搭乘英輪的釐士號，躲避日軍追查後，最後抵達廈門，並沒有前往淡水一帶的描述，提供讀者對照判別。參見劉永福口述、黃海安撰、羅香林輯，《劉永福歷史草》（臺北：正中書局，1957）。

25 本章左上方繪有動物，疑似為穿山甲。

日人縣知事在1月1日早上來到英國領事館，告知英國領事中國人稍早在臺北，也就是日本總督所在地突然起兵抗日，日軍已在清晨四點時成功鎮壓。他也提到，叛軍接著往淡水及鄰近村落進軍，聽到他這麼說，我們全部都多少提高了警覺。這樣的情況下，的確有警覺的必要，日本人為了盡快展開民政管理，在幾周前送大量軍隊回日本，縣知事則很坦白地說，若是叛軍真的逃到淡水，他沒十足把握能確保歐洲人的安全，因為留在這裡的軍隊不多。

我們位於舊荷蘭碉堡的領事館有一小群日本保鏢日夜守衛，小船及船夫都已在碼頭準備就緒，也交代好蒸汽船船長，真有需要的話，在福爾摩沙的歐洲婦女及小孩都有辦法及時上船離島。

這天過得很不好，領事館發了電報要求從廈門派一艘英國軍艦過來，但最快也要一天才會到。中國人方面則是一如往常的愚蠢，他們總是一再錯失良機，本該繼續攻打無日軍保護的淡水，卻反而跑去燒毀當初對日本人釋出善意的村莊並大開殺戒，所以儘管我們鎮日等候他們的到來，卻始終一個影子都沒有。到了隔天，中國人已經沒機會了，除了日軍增援部隊，還有一艘英國砲艇也抵達淡水了，我們總算覺得安全無虞了。那天反抗軍和日軍在離領事館兩英里的山下交鋒，不過，反抗軍並未繼續挺進。

中國人和日本人對這場戰役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不過隨著中國軍的潰散，我們採信了日本人的說法，也就是他們已經成功鎮壓叛亂。兩軍同樣地在埤仔頭也有交火，不過我們沒聽到甚麼聲響，只看到濃煙裊裊，是別人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的。淡水的歐洲人全都跑來領事館待了幾天，因為他們覺得聚在一起比較安全。既然現在脫離險境了，總算可以來了解一下整場暴動，雖然在幾個鐘頭前我們還身陷危機，好不容易逃過一劫。我們想知道是否還會有其他暴動，中國人肯定會為了不能過舊曆新年這件事情再次起而抗日，然而，成功機率微乎其微，因為日軍已做好防範措施，大批軍隊和港口內的一艘砲艇嚴陣以待。

日本人的確心狠手辣，不過中國人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日兩國水火不容，大眾普遍認為所謂的「美麗島」福爾摩沙，對於日本來說是燙手山芋。島上各處傳來的消息令人擔憂，大規模抗日暴動看似一觸即發，而不久前日本才大肆慶祝終於成功將全島置於掌控之中而已。最主要的麻煩來自野蠻部落，也就是抗日暴動的力量來源。

野蠻丘陵部落竟天真認為有辦法打破福爾摩沙的枷鎖，²⁶ 將之解放。這座島嶼已經被割讓給日本了，島上任何叛亂都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事實。此外，中國人和日軍戰鬥屢吞敗仗，因為中國軍隊使用舊型武器和過時兵法，而日本則是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近代化國家，就連歐洲人也覺得日軍棘手，難怪中國人絲毫不是日本人的對手。

很多人都說，福爾摩沙抗日叛亂背後有廈門的中國富商提供資金及援助，這群叛亂份子在中国大陸高枕無憂，而為別人賣命的福爾摩沙人則注定受苦受難，真可憐！

昨天我們聽說了除夕那晚在大稻埕所發生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擔憂在那的外國人的安危，得知他們平安無事才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們在那裡好像反而自得其樂，而中國人則一度有成功奪回臺北府的態勢。原來，大量的日軍戰死或被召回，因此，僅剩下近三百的軍力防守臺北府及大稻埕，根本無力抵擋反抗軍大軍壓境。若是反抗軍能把握機會向前衝，他們的確能一舉收復失土，因為有那麼一下子日軍似乎害怕了，了解日本人這樣一個勇猛的民族的人都知道，真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啊！

然而，中國人又再一次的錯失了良機，日軍將領立刻重新振作，發佈命令要每個日本苦力最少要以削尖的竹子當武器，公務員則被組織成志願軍〔按：即「備急隊」〕，他們相當有效率，來福槍、匕首、手斧、竹子，任何可以拿來防身的東西都被他們拿來當做武器。戰爭持續了四天，從日本本土調來的增援部隊抵達後，迅速前往錫口〔按：今松山〕，也就是17位日本鐵路工人遭殺害的地方，²⁷ 並一把火將它燒光。

未參與反抗的中國平民則是足不出戶，大街小巷空無一人，河上的生意全部暫停，由於電報線毀損，大稻埕和淡水之間的通訊也完全停擺。

現在總算是回復平靜，日軍到處緝捕反叛份子，並表示要殺雞儆猴，因此，福爾摩沙各地每天都有處決進行，例如，1月24日在領事館另一邊的南方山丘有13人被斬首。數座村莊也被燒毀，可憐的村民因此流離失所，關渡是最後一個被燒毀的村莊，它相當大，離我們這裡也不遠，所以看得到熊熊烈火吞噬整座村莊，燒了整整一天。

26 作者似乎將在丘陵的反抗軍，跟住在山上的原住民混同，一併稱為「野蠻丘陵部落」（savage hill tribe）。

27 即1896年元旦錫口詹振抗日軍，殺害17名鐵道工人之事，後日人設置「鐵道工夫戰死之墓」之碑。

領事館內仍然有一名士兵負責守衛，若無人護送不得外出，真是太悲慘了，簡直跟被關在牢裡沒什麼兩樣！

第十一章

淡水 1896

福爾摩沙

我們現在依然感覺不自在，近期的叛亂讓日本政府火冒三丈，他們表示絕不寬貸叛亂份子。現在從廈門來臺灣的人也受到百般刁難，日方頒布命令，從此只有原為福爾摩沙本島居民能夠上岸，其他人等一律不得上岸，且會被原船遣送回廈門！此外，中國人若無護照也不得去鄉下，以避免叛軍間諜趁隙煽動善良百姓，像我們家的洗衣伙，就因為去鄉下的一條河洗衣服而遭到逮捕！現在他身上有一份詳細的文件，說明他是英國領事館雇用的洗衣伙，我們家的裁縫師也有類似的文件，因為他要到處採買材料及伺候顧客。他現在由於日本人的緣故日以繼夜的工作。他打算要盡快逃回廈門，以重回他平穩安逸的生活，可惜，日本人已經表示他們亟需他出類拔萃的裁縫技巧，因此，在他們來自日本的裁縫師抵達之前，他都必須留在福爾摩沙不得離開。

他已經嘗試上船兩次，但都被日本兵逮個正著，他和他的行李皆無法上船。今早，他來到我們這裡，眼眶泛淚的用鶯腳的英文對我們說：「那個日本人，每次都讓我快死了，工作太多讓我想吐，不能吃又不能睡，我該怎麼辦？」他真的很可憐！陷入如此困境。

1月6日那天，我們出門散步，發現北方山丘下一陣陣濃煙，原來是農舍和工人的房子被放火燒掉了，因為屋主的兒子被懷疑參與了近期的抗日叛亂。結果才發現，他是無辜的，他和這件事情一點關係也沒有，真的就是個安分守己的村民。將他舉報給日本當局的人，因為一些小事和他有嫌隙，便趁機挾怨報復。日本人不能將聽到的情報都當真，尤其是他們自己也屬東方民族。他們應該要很清楚，中國人說謊成性，他們講的話都要再三確認。拿北方山丘這件事情來說，日本人得到舉報後，便到處找所謂的「犯人」，將他的房子燒掉，在發現被騙後，又把舉報的人斬首，和他有關的人也遭受牽連。

在另一天，我們在遠處看到一個猛烈抵抗的小村落被烈火吞噬，我們甚至還聽到日本士兵把逃離的村民拖回火焰中時，他們的哭天喊地。村民無一倖免，就算是婦孺也不例外，葬身火場。走在外頭看到這些令人髮指的行為，讓人難以忍受，因此我們在離開淡水港之前，都決定要盡量待在我們的房子內。

領事館前的河流，原本由於各種色彩斑斕的舢舨往來其中而生氣蓬勃，如今一片死寂，因為所有船隻都被日本人沒收了。住在南方山丘上的客家人也因此無法和淡水連繫。

近期才發現，過去定期在淡水及大稻埕乞討的一個年邁乞丐，原來是客家人的間諜！他將信件都藏在鞋子的內裏，負責把這些鼓吹革命的信件帶給那些心有不滿的中國人。我們經常看到這衣衫襤褸的乞丐，外貌衰老，背駝的嚴重，都快貼到地上去了，每走一步路都很吃力，要靠身旁強壯的同伴攙扶。現在才知道原來這一切都是偽裝，當他落網時，才發現他根本身強體壯！

日本人在對死者念念不忘這方面，和中國人如出一轍。2月11日那天〔按：即紀元節〕，²⁸ 位於大稻埕的總督下令午後舉辦一場盛大的宴會，以紀念日本第一位天皇登基，所有歐洲男士都受邀參加。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從首任到當今天皇，從未中斷。

中國農曆新年是2月13日，日本人怕有人趁機動亂，因此不允許任何慶祝活動。儘管如此，中國人還是悄悄地慶祝。他們把港口的中國帆船妝點了一番，不過他們好像並沒有心思要玩些不一樣的花樣來慶祝，除了敲鑼打鼓和街上零星的佈置外，似乎什麼也沒做。過去福爾摩沙人和全中國上下的人一樣，都會在新年時到處拜年，今年這些都沒看到。

日本人非常害怕會發生暴動，因此在兩個星期前便調派了幾艘砲艇和荷槍實彈的軍隊到港口嚴陣以待。當然，這天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光看到砲艇就把這些未開化的中國人嚇得魂飛魄散！

²⁸ 明治政府在1873年，根據《日本書紀》所傳的首位日本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日，訂為2月11日，稱為紀元節。

熱衷集郵的我，聽到在日本將有新的郵票推出，以紀念兩位將軍在福爾摩沙的勝利時，非常感興趣。將先有兩款郵票推出，票值分別是2錢及5錢。²⁹不過，要被印在2錢郵票上的將軍的家人，卻對此深惡痛絕。他們說若是他們親愛的家人，這位尊貴的勇士（儘管這輩子從來不是最討喜的）沒有出現在較高票值的郵票上，他們發誓將會採取非常兇狠的手段來報復政府！而原定印在5錢郵票上的將軍的家人，也表示不願意被印在較低票值的郵票上！所以，即使在生前，我們不被珍惜，只要成名了，就算在死後，我們親愛的朋友們也會很高興地紀念我們。

最終，日本政府決定印製四種郵票，兩種是紅色郵票，票值2錢，另外兩種是藍色，票值5錢，兩位將軍的頭像各會出現在一張藍色郵票、一張紅色郵票上。整個爭風吃醋就這樣落幕了，儘管看起來相當幼稚！

這三個禮拜以來天天下雨，老待在室內裏真是悶死了。領事館樓上有間空房，我們都在那裡打毬板跟羽毛球，歡樂無窮又消磨時間。某個下午，當我們打得如火如荼時，二號苦力走進房來，他一臉嚴肅並以一種沉穩的口氣告訴我們，「男孩」被日本人抓去關了！在告訴我們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後，他便大步的走下樓梯，回頭繼續做剛剛的工作，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我們都覺得這是廚子事件的翻版，不過，不到一個鐘頭，「男孩」便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咧嘴笑著，整張臉容光煥發。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可以長得這麼像《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笑臉貓！他說，他本來跑去小小散步一下，路上遇到幾個日本兵，他們便開始拉他的辮子來作弄他。

「男孩」很有尊嚴，對於自身的重要性很有想法。遭受如此屈辱，他火冒三丈，因此也以牙還牙。他說他好好地「教訓」了他們。「教訓」指的是他罵了他們一頓。兩個日本警察聽到爭吵上前查看，並立刻下結論一定是中國人的錯，便把他帶回派出所。偵訊了一會後發現，他是英國領事館的僕役，因此便將他釋放，還要他越快回來越好！顯然地，日本人從上次廚子那件事情已學到教訓，很怕再拘留任何一個我們的僕役！

²⁹ 這兩位將軍分別是擔任攻打臺灣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能久親王，以及甲午戰爭時，擔任廣島大本營參謀總長的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兩者都於1895年過世。遞信省於1896年8月1日，發行這套郵票，郵票上面除有人物肖像與面值外，2錢印有「日本帝國郵便切手」，5錢印有「大日本帝國郵便」字樣。

大家現在都很開心的收拾行囊，我們準備離開福爾摩沙，前往溫洲的同時，新任領事也會來到淡水就任。福爾摩沙從中國人的手中交到日本人手中，而領事也有所變化。對於要離開福爾摩沙我一點也不難過！待在這的六個月儘管刺激無比，但也說不上怡然自得。

每個要離開的外國居民都會有歡送派對，這在東方的港口很常見，也是我們現在正經歷的。在這樣一個小地方，每次午茶、晚宴看到的都是同一批人，真的很厭倦。一連串娛樂節目之後，還得想要聊些什麼，真的很困難！大部分的人只聊當地的事情，這樣真的太可惜了。

我離家鄉依然遙遠，所以有關家鄉英國的一切都讓我覺得趣味盎然。就算要我把郵件吞下我也甘之如飴，只因為它來自英國。不過，歐洲人好像在遠東待久了，便失去了對家鄉的興趣及熱愛，轉而把心力放在自己當前居住的港口裡，忙著無意義的爭吵以及尋歡作樂上。我曾聽過一個在上海已經待了七個月的海軍官兵，他問道：「住在上海（這個中國的大都會）的人，除了聊自己和上海發生的事情外，是否就不會聊別的東西？」。

難怪這些人不管是暫時離開上海，或永遠不回來，都覺得悵然若失，一心想回到親愛的中國。據他們說，中國的生活要「社交豐富」得多。或許的確如此，但我覺得這樣真的很狹隘膚淺，對於知性提升一點幫助也沒有。

我們現在正準備前往其中一個午茶約會。在這種落後地區，午茶通常會辦在中午12點或者12點30分。今天要聊的話題我已經準備好了，因為我已經跟到時候聊天的對象約好，要教他如何製作巧克力焦糖！但願在甜點之前我都不至於詞窮！我只希望我們的計劃不會因為被換了一個聊天對象而泡湯。不過很幸運的，之後就是一連串的演講，所以也沒必要聊天了。

引用文獻

1. 〈在台湾米国紐育ヘラルド新聞戦事通報員ゼームス、ダブリュ、デビソン外一名叙勲ノ件 (A10112453000)〉,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国立公文書館, 2015/5/29。
2. 〈征台役 近衛師団の行動 北白川宮殿下の御遺跡 (C13110298900)〉,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国立公文書館, 2015/5/29。
3. 林欣直, 〈麥格麗琪 (Millicent M. McClatchie) 旅行遊記所見之1895年の臺灣〉, 《漢學研究》32卷2期, 2014.6, 臺北, 頁83-118。
4. 作者不詳, 《近衛師團戰鬥詳報》。出版地不詳: 出版者不詳, 出版年不詳。
5. 達飛聲 (James Davidson) 著、陳政三譯註, 《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4。
6. 劉永福口述、黃海安撰、羅香林輯, 《劉永福歷史草》(臺北: 正中書局, 1957)。
7. "Deaths (1954/10/06),"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s, 1785-1985, Cengage Learning, Inc., 2014/07/21.
8. "Lot 3227: CHINA & JAPAN. -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A typescript titled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N.p.: n.d. but circa 1910.] 222pp., 8vo," Invaluable, <http://www.invaluable.com/auction-lot/china-japan-millicent-mary-mcclatchie.-a-typ-1-c-v6vj5uh0p5>, 2015/04/30.
9. McClatchie, Millicent Mary,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Hong Kong: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ca.1910, HKMS 127, D-S No. 1-1.